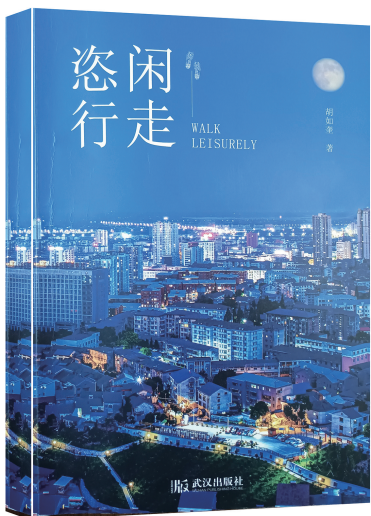


文学评论

行走者的存在之思

——读胡如奎先生《恣闲行走》

□ 杨章池



《恣闲行走》是一部有意义、有价值的作品。胡如奎先生通过对脚下这片土、身边这群人、历年这些事,以及它们背后的历史沿革、文化渊源用心用情的观察、发现、整理、书写,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江汉平原的大致图景和一份“60”一代的人文切片。作品与作者气质一致,耐心、细致、平实、达观,老派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时郑重敬惜的态度,驾驭文字时中正平和的书写,值得称道。我喜欢这本书中的“流迁故乡”“漫步‘乐乡’”两辑,写荆州、写天门、写松滋的诸多篇章,情真意切,内蕴丰富,读后令人久久回味。

作者将所察所感所思娓娓道来,有时代的印记,又有个人的体温、气息。《我们的大荆州》,从游园博园入笔,汇

入自己的生命轨迹,回顾与荆州交融的历史,作出了“一座城、一位神、一个人”的个性化归纳。《三棵树》是在写树,也是在写有风骨的皮影王、代表人性阴暗面的“汪代表”、《凿壁偷光》一文中写五七中学;“它仅存在十年时间,刚好是我老姐那一届进去扳砖烧窑做起来的,又刚好是我们这一届将其一砖一瓦捧着离开的——这大概也是一种缘分吧。”融情于物,寄喟叹于时间,写尽了沧桑。在《不虚此行访小洲》中,他将冒甲洲与传说中的桃花源进行比对,肯定了它“打开了对外的门户”的开放之美,所以“地偏心不窄,心远地不偏”。《曾闻生灵向天歌》中作者对于“剃基尾”“伤了这生态圈元气”的痛与思深沉恳切。

作者对于文化意义的追索和文学形象的塑造,既有探寻挖掘之劳,又有发现开拓之功。《我从乡间走过》中,对古县城新场的探访是一种田野调查式的文化抢救,文中对于古韵几何、随意几多、农事如何的思考,足见担当和胸怀。《乡愁》对徐荷三的评述发人深省:汪场人讲他的故事时把他安到黄坛,岳口人讲到他就时就是“蒋场有个徐荷三”,但都不把他“赶出家门”,诡谲滑稽。说明大家既推崇他,又怕受到某种“牵连”,揭示了一种微妙的集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松滋也有类似人物,“苏跛子修电筒——凭手艺”“王瞎子算命——照直说”的歇后语,及“祥德老汉”的故事,都广为流传。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畸零人”,介于聪明与疯癫之间,正常与乖戾之间,在直率和冒犯之间横跳。这即使算不上文学的创造,至少也是一种文学的思考呈现。《鸽王,鸽王》漫溢出一个逝去时代的苍莽雾气。

作为高中语文教师,作者语言功底扎实,文字表达简练传神、跳脱灵动。《乡愁情思下的与初小镇》有散文、散文的一些特点,兼具现代散文诗的韵味,对天人合一的那段描写特别有力。《好大的蜘蛛网》中跳句的运用很妙:“下午

一点半,柚子扛回来了,不一会儿就满场金黄”,寥寥数语把人带到现场。《乡间武魂》写“朱义德放将”,写拜师“打艺”,趣味横生。他把传奇性寓于白描中,有笔记小说的隽永之味。他对“打艺”宗旨的概括——“打出强壮的体魄、倔强的性格、坚韧的毅力、高超的技艺、谦让的心态、正直的品德”,提炼出武术精神“体魄—性格—品德”的价值链。

这本书也展示了作者在审美发现、价值挖掘和文化品格探究方面的努力。《乡间食礼》看得我食欲大动,这是精神上的大快朵颐,也是文化上的温柔提醒。作者不揣繁缛的介绍,把我们领回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对简单、真诚的人际交往,朴素、热烈的时代风气作一次深情的回望。“十大碗”中每样食物都有它的高意,超越实用功能进入审美和价值赋能层级,平凡的美好看似俗气,却承载日常的心愿,蕴含生活的本真。《外籍来客》中老同那种“上善若水”“水无常形”,随意、随和、随性,既是智慧,又是高尚的品德,作者借此倡导当代社会舒适的相处方式,同时呼唤“放下”和“顺其自然”。

最后期待胡如奎先生在创作上能更深挖一层,更聚焦一点,更创新一步。书中部分作品已有可喜尝试,如《外籍来客》一文中老同说:“这里的车站、公路、街道等好生地温”“王瞎子算命——照直说”的歇后语,及“祥德老汉”的故事,都广为流传。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畸零人”,介于聪明与疯癫之间,正常与乖戾之间,在直率和冒犯之间横跳。这即使算不上文学的创造,至少也是一种文学的思考呈现。《鸽王,鸽王》漫溢出一个逝去时代的苍莽雾气。

丢下蔚蓝色地球的行囊

——读李强诗集《大地上的家乡》

□ 朱必松



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地阅读了李强的一些诗作,其在建构“李强诗学叙事”上是花了一定功夫的,甚至是苦心孤诣地经营他的诗学,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就。他的诗学宣言是:“追求有意思与有意义相统一,追求放眼世界与审视内心相统一,追求干净、明亮与温暖相统一”。

《父亲这个人》中刻画了一个儿子同父亲的矛盾,但这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蕴藏着温和的亲情。说父亲怕老婆,一吵就举白旗。“他到底有什么把柄,捏在母亲的手里”。这种采用“自嘲”“自黑”“戏谑”方式的叙述非常独特,诗人作为儿子的身份在通常意义上是离经叛道的。但正是这种“戏谑”“自黑”让这首诗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之中窥见其锋芒和獠牙,也把二代人的“心灵距离”演绎得纤毫毕现。

李强的诗歌语言分辨力极高,有着特别的“李氏语言”结构和烙印,他擅长于使用排比、重叠的词根、短句,起于日常生活,山川草木、江河湖海都可以入诗,以质朴、自然的语言,分辨物与物、连通虚与实,体察人事与人情,观察外部的世界,挖掘生活与心灵,抵达渺远、空灵、开阔之境。既有诗人的浪漫,又有政府官员的慎思笃行。《大地上的家乡》诗集分为八辑,依次是《大地的家乡》《老家河南》

《看见龙港》《武汉来了》《本世纪最后一个夏天》《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致莫宁》《微笑》共八辑,收录了168首,有些诗歌在以前的版本上阅读过。由于工作的关系,李强既是诗人,也成為了旅行家,他的视野和外出采风的机会对于一般的诗人根本是无法触及的高度和宽度。

特别是第六辑、第七辑的《瓦尔登湖》《梭罗读了很多书》《苏格拉底的麦穗》《我想问一问奥本海默》《我在英国聆听风声》《基督城雅芳河》《冥想意大利》《瑞士一掠而去》《去冰岛》《印象俄罗斯》《波罗的海》《埃及,埃及》《马达加斯加》《在圣马丁公园》等等,虽然对这些异域诗,有些只是走马观花,但无疑开拓了诗人的视野,影响了其诗学上品质的及其现代性的艺术维度和审美意象。“苏格拉底/你这独立、硕大、扎手的麦穗/已经被牢牢攥住/马上就要折断、枯萎了。”(《苏格拉底的麦穗》)苏格拉底的麦穗,其实只是一场关于思想的游戏,象征物“麦穗”与世界的对应关系,既是哲学性的,又非是哲学性的。这指涉到作为主体的诗人对世界认识的边界和维度,也就是“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麦穗既是思想、心灵世界之圣物,也是大千物质世界、日常生活中的粒尘埃。

“它有着蓬松漂亮的树冠/顶着地中海/这颗蔚蓝色星球/蔚蓝色头巾”(《埃及、埃及》)这首诗指涉了诗歌的现代性和世界性,蔚蓝色头巾就是一种海洋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象征,那“系”字用得很有神,仿佛是一根人类文明的纽带,那“高贵的地中海松”寓言性、象征性、及物性词语的意义被无限地增容、扩核,埃及文明成为了人类精神的一个源头,以及永不干涸的日常生活中日常新的象征主义滥觞。在《漂流瓶及其他》一诗中:“哦!刘慈欣先生/沉沉黑暗/漫漫旅途/七级文明/或者六级、五级/会不会随手拾起/这一只漂流瓶。”一位诗人对人类终极文明的探讨与追问的姿态折射出其格局与品质,它的科幻性蕴藏着对科技王国的“核裂变”的欣喜和担忧,这可能就是一位高维诗人骨子里的担当和反省的双重意识。诗人李强很低调,他从从来没有标榜自己会写出“世界级”的诗歌,但通过一只小小的漂流瓶连接了我与世界的关系,连接了我与未来,我与时间,我与宇宙之间的有机关系。这首诗,与他的《武汉2049》《一点点爱上这座城市》《秋之塔迦》《纪念碑》等等,既有

诗人对生命和未来的畅想和憧憬,又有对过去、历史、时间的灵魂叩问和反思,这就建构了诗人的立体性、丰富性和思想性的纬度。特别是那首《纪念碑》中:“话语权来自刀剑/征服者指示/新大陆的故事/从纪念碑说起/……一座又一座纪念碑/矗立在美洲大地/一个又一个叹号/矗立在美洲大地。”整首诗中诸如:战争、暴力、政治迫害、杀戮、种族歧视等等暴力美学的“大词汇”,而是通过一块“静物性”小小的纪念碑,来缅怀历史,揭示了历史和人类命运深度的伤痛。矗立在美洲大地的一块块纪念碑,不论是种族战争留下的,还是民族战争留下的,或者是其它的原因留下的,它们都在警醒着人类:放下武器,热爱和平。只有一个没有杀戮、没有暴力,没有让无辜的平民和儿童死于炮火的世界,才是我们所渴望所憧憬的世界。这首诗隐藏着诗人一种热爱、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的价值取向和正向阳光的人生态度。在《致莫宁》一诗中:“就像一份歪打正着的爱情/用上一吨除臭剂/又有什么意思呢?”这几句歪打正着,即有可能成为经典或者说爱情美学中的一个缠绵悱恻的桥段。

“同样的仁慈/同样的温柔/还赠予了诗丽雅号的疲惫水手/一丝不挂的阿曼达姑娘”。李强的短诗有一种音乐般的节奏和旋律,那些排比式的短句,氤氲缠绕着强烈的意象,把一种异域风情进行动态的演绎,烘托出一种美美与共的意境。

李强《大地上的家乡》是一种动态的故乡,既不囿于他的出身地湖北黄石,也不囿于他的贯籍河南上蔡,其的地理性是广袤无垠的。李强擅长主题创作,从“来了”到“看见”,诗人经历了从存在到感知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更是对自我意识的深化和拓展。“青海湖在祁连山的怀抱中安眠/它看见沙尘们越走越慢/而更多的沙尘已在湖水的拍打声中安眠。”(《一粒沙尘在青海湖边走失》)有沙尘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诗人拥有一种大地理念观、大的人类观念,大的宇宙观念,这体现了诗人的胸襟和格局。他不是一种狭隘的东西,不论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拉萨”还是《寻找香格里拉》等等,不是故乡,都是故乡,这可能就是《大地上的家乡》这本诗集的题中之义,让阅读者有一种文化上的“熵增效应”。

读书心得

楚魂为印，山河为卷

读刘汉青《襄阳的胎记》有感

□ 余大中

心中流过月亮河

读王一梅《鼯鼠的月亮河》有感

□ 陈春霞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也是荆楚文化的爱好者。细读刘汉青于今年7月23日发表在《荆楚史话》的佳作《襄阳的胎记》,心中感慨良多。文章以“胎记”为喻,将襄阳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民族精神熔铸为不可磨灭的生命印记,既是对楚文明的深情回溯,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当代礼赞。

文本最动人的,是对荆楚文化意象的立体建构。作者没有停留于史料的堆砌,而是以青铜、丝绣、漆器为骨,以老庄哲思、屈宋辞章为魂,搭建起具象与抽象交织的文化宫殿。青铜巨鼎的饕餮纹饰不再是冰冷的古物,而是向天地的诘问;凤鸟云锦的经纬不仅是丝缕的交织,更是对生命的致敬;朱漆器物的云雷奔腾不只是工艺的呈现,更是灵魂的呐喊。这些,是古楚先民用汗水与血肉着墨,霜刀冰剑做笔书写的文明史诗。这种“胎记”,具有可触可感的质地。

更深层的突破,在于对楚魂精神的精准解码。作者从荆山的“启山林”精神出发,提炼出六种不朽品格:筌路蓝缕的开拓、大象无形的开放、一鸣惊人的创新、上善若水的和谐、九死未悔的爱国、一诺千金的诚信。这些品格并非孤立的标签,而是与具体的历史场景深度绑定:老子观水悟道的哲思,是冲破礼法枷锁的智慧;屈宋行吟的孤愤,是阳春白雪的爱国情怀;编钟乐舞的激荡,是生命的炽烈与悲歌。这种“胎记”超越地域界限,成为华夏民族共有的基因。

文章的张力还体现在古今对话的巧妙设计。作者没有让楚文化停留在“穆穆头”“雕龙碑”的考古层面,而是让其成为映照当下的明镜。当现代文明的迷惘遇上劈山开路的勇气,当开放与封闭的挣扎撞见海纳百川的气度,当创新与守旧的踌躇碰到破晓惊雷的胆识,楚魂“胎记”便有了当代生命力。正如作者所言,荆山上的竹木依然青翠如剑,汉江中的水波依然东流不息,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

语言的磅礴气势为文本注入了酣畅的韵律节奏。青铜凿穿混沌,丝线经纬天地,漆彩描摹乾坤——排比句式的密集运用,如青铜熔炉的轰鸣震聩耳膜;文明的星火、精神的丰碑、永恒的图腾——比喻修辞的精准投射,似漆器朱红般灼烫视线。更难能的是,作者将学术术语与诗性表达熔于一炉,包茅洒酒的典故与下里巴人的俗语并置,饕餮纹饰的考古名词与灵魂呐喊的抒情短语交织,让严谨的文化叙事始终流动着滚烫的情感。

结尾“试问苍茫天地,谁可抹去其胎记?”的叩问,既是对襄阳文化生命力的自信宣言,也是对荆州人文化身份的友情提醒。荆州与襄阳都是荆楚核心地区,这道楚文明“胎记”,印在襄阳的山河间,也刻在荆州人的心坎上。

“鼯鼠的月亮河”,看到这几个字时,我的目光就再也挪不动了。

在作家王一梅的文字里,“月亮河”有着特殊的意义。河水清清,目送小鼯鼠米加离开家乡寻找梦想;柳枝抽芽,月亮河捧出焕发着光彩的卵石,在柔和的晨光中迎接归来的米加。沿着月亮河,米加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他常常画奇奇怪怪的图纸,听说是为了设计鼯鼠望远镜。”他开始在树下看书,在河边溜达。“有时候,他在那里用卵石筑堤坝……有时候,他用卵石堆迷官。”在鼯鼠米加小小的脑袋里,有无数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念头。面对学习挖掘时只想打瞌睡的米加,米先生和米太太头疼不已。读到此处,我忽然意识到,这情形,多么像父母对孩子的期待。

我想到我的女儿,当同龄人都坐在书桌前埋头苦读时,她窝在沙发上,将自己的彩色头绳一股脑倒出来,一边看着教学视频,一边用灵巧的双手学习编织。在我为她独自一人在家而担忧时,她用手机手表发来西红柿鸡蛋汤的图片……在书中,小鼯鼠米加想:为什么鼯鼠不能做别的事情呢?女儿也常问我:为什么我的生活中只能有学习呢?也许,成长就是从一个个为什么开始的。

在作家笔下,两只小鼯鼠之间的友谊令人感动不已。在月亮河边,米加热心地帮助每天都要过来洗衣服的尼里,为了尼里,它想去城里赚点零件来发明洗衣机。后来,米加误打误撞地结识了一位魔法师,并跟着他学会了几个魔法,成为了有名的演员。可是,米加心里从未忘记过自己对朋友的承诺,它决定用演出得到的钱买好零件就回月亮河,它要让尼里不再日日面对冰冷的河水。

童话有一种魔力,我们能在一些看似简单的故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13岁那年,我和小雁在外求学,努力学习,跳出“农门”,是我们彼此的约定。每到周五,我们便结伴回家。有一回,秋水河河水势上涨,面对残损的小木桥,我俩胆战心惊地下了河,手牵着手渡过了没过大腿的河水。冬天的夜晚来得格外早,有一天晚上,我们背着沉重的书包,握着手电筒,在草木枯黄的田野穿行,行至村口时,大人们早已顺着光线寻过来了。春天的野花,夏晚的蝉鸣,都是我们同行之路上的永不磨灭的记忆。

每当漂泊在外的米加想念家乡,想念好朋友时,它就会拿出尼里送给自己的月亮石。“月亮石在月光底下发出淡淡的光泽”,米加坐在月光下,远方的月亮河和尼里泛出心海。在书里,米加在一次表演中被魔法师变成了一只乌鸦,在乌鸦坡流浪的日子里,米加展现了自己的挖掘天赋,他带领乌鸦们挖掘洞穴,抵御老鹰的袭击。在魔法师心中,米加赠送的帽子和围巾,温暖了他孤独的岁月,因为担心变成乌鸦后的米加会遇到危险,魔法法师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到了乌鸦坡,和大家一起击退了老鹰。

“洗衣机停下来了……刚才黑乎乎的衣服已经变得很干净了……尼里再也不用辛苦地洗衣服了!”“咕哩咕决定永远留在月亮河做米加的帮手。”作家给故事安排了一个美丽的结局。可是,生命中总会有许多遗憾,在泪水中,我仿佛看到面色苍白的小雁躺在病床下,她用微弱的声音请求医生救救罹患白血病的自己。米加为尼里发明了洗衣机,魔法师为米加勇闯黑森林,我却无法向老天求得一支上上签,好让小雁安稳地走完人间的旅程。

合上书本,月亮河仍在心中缓缓流淌。小鼯鼠米加用真诚收获了友谊,用坚持实现了梦想;女儿依然像米加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而小雁,她如同黑暗中的萤火,短暂地来过我的生命,又飞向不可知的地方。月亮河流过鼯鼠的家乡,也流过我每一次思想的回响。

新书推荐

用童年想象力唤醒城市记忆



近日,原创儿童奇幻文学作品《铜鼓巷侦探团》(全三册)正式上市。该书由北京作协副主席、老舍文学院副院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周敏历时数年潜心创作,是一部专为8至12岁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融合东方神话、城市探索与少年成长的原力佳作。

《铜鼓巷侦探团》以古老的北京城为背景,讲述了胡同少年智斗《山海经》神兽,守护北京城的故事。四年级小学生米高与魔仙少女莫小仙意外相遇,开启了一场现实与幻想交织的奇妙冒险之旅,争、理、力、酸与等《山海经》神兽相继登场,在南锣鼓巷、白云观、北海公园等京城地标肆意捣乱,米高、莫小仙与好友马大卫、罗小鼓组建“铜鼓巷侦探团”,一起破解谜团、对抗神兽、守护京城。

《铜鼓巷侦探团》围绕少年成长、伙伴协作、文化认知三大主题展开,以奇巧探索冒险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将各种稀奇古怪的神兽捣蛋事件串联起来,通过“场景化阅读+事件追踪”的形式,引导读者在故事中走入北京城的历史与民俗,感知传统文化的鲜活魅力。

故事打破“完美主角”设定,刻画了一群性格各异却真实可爱的小少年:机智冒失的莫小仙、聪明话多的米高、善良贪吃的马大卫、伶俐拖拉的罗小鼓。他们在一次次任务中,从稚嫩少年成长为有担当的“城市守护者”,传递出“平凡孩子也能成为英雄”的成长理念,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为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图书特别设计了“小魔仙玩转大北京”“神兽卡牌”“京城冒险打卡地图”“南锣鼓巷街区地图”等拓展内容,同时推出音频文化课,“读、听、玩、学”立体化阅读,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收获知识、提升认知、拓宽视野。

图书上市前,出版方向小学生开放了内容试读,在阅读后小读者纷纷表示,“原来《山海经》里的神兽这么有趣!”“我也想去胡同探索!”“今年暑假我想去北京玩儿!”据出版方介绍,在图书上市后,会陆续推出一系列线下文化活动,如“打卡铜鼓巷神兽之旅”“少年侦探夏令营”“神兽研学之旅”等,进一步拓宽读者的阅读边界,提升孩子的文化认同感。据悉,该系列续作已在打磨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与广大读者见面。

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表示:作品以悬疑探秘激活古籍神话,以团队协作为纽带传递勇气与善意,让幻想世界与现实文化巧妙交汇。著名作家肖复兴也给予高度评价:《铜鼓巷侦探团》是一次用童年想象力唤醒城市记忆的文学探索,也是一种别具一格的京味表达。

新刊速递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5年第9期目录

到世界去

004 虚构的生活/范小青
【原载《十月》2025年第4期】
052 灯火/周瑛璞
【原载《清明》2025年第4期】
098 昆虫志/老藤
【原载《当代》2025年第4期】
133 热带的雪/费多
【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25年第8期】
新锐
164 偷息之地/张敦
【原载《特区文学》2025年第8期】
特别推荐
复响的警报:气候危机专题
【原载《世界文学》2025年第3期】
194 文学与气候危机 叶丽贤
195 主人在写什么(俄罗斯)维塔利·希格利斯基/著 储楚/译
199 早(巴拿马)埃拉·乌里奥拉/著 陈拓/译
202 斯里兰卡海啸(美国)约翰·博恩曼/著 张诗悦/译
207/中国文学期刊中篇小说选目
208/《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9期目录